

特朗普再遭弹劾 被控“煽动叛乱”

新华社华盛顿1月13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表决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美国会众议院当天下午举行全院表决,并以232票赞成、19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弹劾条款。这一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称他“多次发表虚假声明”“干扰权力和平过渡”“严重危及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要求对其进行“弹劾和审判,并免除其总统职务,取消其拥有的相关荣誉、信用和有酬职位资格”。

所有民主党众议员和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等1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持弹劾条款。共和党众议员多数未为特朗普辩护,但对是否弹劾意见不一。反对者主要以“仓促”、未经听证等程序、加剧美国分裂等为理由。主张弹劾的众议员则认为,不追究特朗普将“开创危险的先例”。

投票前,众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对美国是“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反对弹劾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特朗普对国会山

骚乱“负有责任”。

弹劾案随后将由参议院审理,须有至少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特朗普定罪。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当天表示,他尚未就是否支持弹劾做出最终决定,参议院不会为审理弹劾案而提前复会。预计弹劾案审理在当选总统拜登1月20日中午宣誓就职前不太可能开始。

辩论投票过程中,白宫和国会大厦之间道路被封锁,国会大厦周围竖起围栏,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在国会大厦彻夜警戒。华盛顿警方13日宣布,部署到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员将超过两万人。拜登团队当天表示,将高度重视就职典礼前后全美各地的暴力威胁。

1月6日,部分支持特朗普推翻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打断参众两院认证选举人团投票过程,造成5人死亡。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9年12月首次弹劾特朗普,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2020年1月,国会参议院在审理后否决。



河南济源:蔬菜制种育苗忙

1月14日,河南省济源市王屋镇柏木洼村农民在柏木洼蔬菜制种基地的育苗温棚管理白菜苗。

近年来,河南省济源市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引导4000余户农民发展蔬菜制种产业,2020年年产十字花科、百合科、葫芦科等600多个品种的蔬菜种子1300吨,为当地农民增收7200余万元。

新华社发

(接上期)

她说:“末了,我还是遇上一个麻缠的主儿。扒开产妇腿一看,不是黑头顶,是一只小红手,还抓呀抓的。我的妈呀,吓得我冷汗哗地下来了,布衫子都溻湿了。这娃是要抓走她娘的命哦!我就轻轻牵住那小手,送回她娘肚里。正要伸手转胎位,谁知又掉下一只脚来,吓得我一屁股把热水盆子坐翻了。眼看产妇没一丝气力了,我说,你们骑上马去医院吧。她家人说,‘那么远,会颠出人命的,嫂子你还是想想办法吧。’我一咬牙,一狠心,把胎儿转磨个头朝下,一按肚皮,孩子出来了。浑身乌紫,打了十几下脚心,这才哭出声来。”

我听得身上发冷,脸上发烫,很想喝口水,可是月清嫂不留给我插嘴的机会,她好像要把这二十年的经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这倾诉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像她亲自扒开伤口似的,一时半会儿很难堵住。

我不想堵住,我只想倾听,我很想倾听。

月清嫂说:“打那起我不再接生了,后来条件好了,生娃娃都去大医院了。”

她沉思一会儿说:“作家妹妹,你说怪不怪?我接生的八个娃娃,现在都是大学生,我这双手应该是当老师捏笔杆的手,你看,我摸过的娃娃

个个学问大,有文化,我说的对吧!”

我终于可以回答了,我说:“对!很对!赵老师。”

她用右胳膊掩嘴笑,伸出左手来打我,我一边躲一边想:我十八岁当小学老师,几十年没爱上这职业。月清嫂却想当老师,想了一辈子。

我向月清嫂投去敬重的眼神,她望着灰突突的天说:“这天恐怕要下雪了,千万别下大了,人进不了地,可就麻烦了。白花花的好棉花收不回来,那可是真要人的命啊。”

她说:“有一年下大雪,大片的棉花都没拾回来。还有一年……”

月清嫂随上那场飞扬的大雪,给我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十四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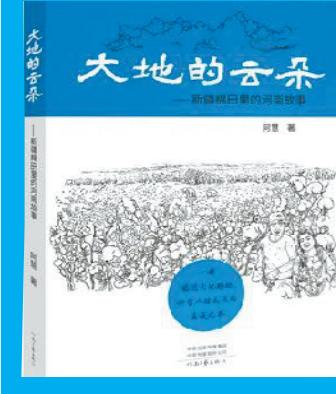
“蜻蜓女”杨大秘

杨大秘,女,出事那年三十五岁,河南某县农村人。生有两个男孩,大概十来岁,丈夫在家务农。

月清嫂说:“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是拾棉花季节。这女子我也只过一面,不清楚她是咱河南哪个县的。她来过我家,找她认识的一个拾棉工,当时就站在这棵柳树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单眼皮,薄嘴唇,挺白净的一个女人,出事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后才知道她叫杨大秘。

“那时,俺家有百十亩棉地,俺男人回老家领回十几个拾棉工,跟现在一样,给谁拾花,谁管吃住。那天一大早,王连长来我家问,‘你们家的花工少不少?’我一听,身上直发毛,问,‘咋回事?’俺男人也出来了,重新查了一遍人,说,‘不少,还是十二个人。十个女工,两个男工。’连长骑着摩托车走了。”

“没多大会儿,村人说,西南地边杀死个人。我撂下手里的东西跑去看,公安已经用布条围起来了,一个女的躺在那儿,没头了。”

“清早,雾还大着,天格外冷。连长骑着摩托车在地头转,看看哪块地的棉花开齐了,好派花工去捡拾。这时他发现,棉地边有个黑东西躺在那儿,就想,这是谁家毛驴卧在这儿,一夜还不给冻死?他以为头天晚上,毛驴找草吃,卧路边没回家。那时,家家都使毛驴车,喂的都有毛驴,我家也喂了两头。我也学会了使牲口,赶驴车。”

“连长走近一看,是一个人,没有头。赶紧回连队汇报,警察围住,侦查现场,挨个问工头,谁带的人少了。很快查到前头那家,他带来的工人里,少了一个叫杨大秘的女工。三十多岁,有两个男孩。结果,这户工头家的十几个花工全带到连部去了。”

“办公楼,大灯泡在头

顶上照着,公安人员对他们一一盘问。最后,只剩下了六个人,其中一个浑身发抖,头冒大汗。一审他就交代了,说人是他杀的。”

我惊住了,端起茶杯一口气把水喝完了,月清嫂也喝了一大碗。原本,一片金黄的柳叶在她碗里小船似地飘,她也一股脑地喝进去了,拿柳叶当茶叶在嘴里嚼。

我伸长脖子问:“为什么杀她?”

月清嫂把柳叶咽下去,拍拍我说:“你听我说。”

“这里边还牵涉另一个女人,她是杨大秘的大嫂,妯娌俩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没几天,杨大秘就发现,嫂子晚上总是出大门,到野地去解手,一解就很久,有时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旁边嫂子的床铺还空着。”

“这天,刚吃过晚饭,杨大秘就瞅见一个男人站在暗影里,冲她嫂子咳嗽了两声就闪出大门了。不大会儿,嫂子裹着棉袄出去了。杨大秘跟随他们出了门,大雾里,这一男一女走得飞快,一晃就消失在棉田里。杨大秘蹲下身子,听见棉棵子一阵哗啦响,嫂子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杨大秘也是过来人,她明白了棉花棵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想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